

# 黑彩场域的逻辑

——湖南梅县地下“六合彩”调查研究

龙欢<sup>1</sup>,胡荣<sup>2</sup>

(1、湖南农业大学,湖南长沙 410128;2、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文章以梅县地下“六合彩”的调查为例,通过场域理论及其概念工具的运用,试图克服地下“六合彩”已有研究的各种凌乱、分裂和对立,达致对地下“六合彩”更加合理解释。研究发现,黑彩主体的惯习,即他们对地下“六合彩”的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是社会结构在他们心智结构中的反映,也正是这种惯习让他们对黑彩趋之若鹜;黑彩主体在这种惯习的指引下遵循一种“模糊的实践逻辑”而展开各种实践,进而维系着黑彩场域的运行,并使其获得自主,实现自身动力机制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就使得地下“六合彩”能够“长盛不衰”、历经数年而未见消亡。

**关键词:**地下“六合彩”;黑彩场域;惯习;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09)02-0087-07

## 一、问题的提出

地下“六合彩”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于广东等地,它根据香港六合彩开出的“特别号码”进行派奖,赔率高,玩法多,操作简便,很快便席卷了全国。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已无需赘言,让笔者困惑的是它“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论者们大多把地下“六合彩”盛行的原因都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地下“六合彩”赔率高,买法简单、便捷,码民<sup>①</sup>无知,不理性,无法抵挡暴富的诱惑;社会转型,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众多码民致富无门,文化所诱发的过高愿望同阻止这些愿望实现的社会结构性障碍之间的断裂;码民多为“有闲群体”,精神生活贫乏;政府的监管和打击不力,法律制度的缺位;地下“六合彩”以关系和信任为纽带,加上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和便捷的银行结算业务,使得其传播方便,操作隐蔽,使其能迅速“燎原”而不易扑灭;公彩中奖率低下,可信度降低,购买不便,无法满足人们博彩的需要;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乡村社会长老权威的旁落助长了六合彩的盛行。

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能对地下“六合彩”的盛行进行解释,但是这些解释普遍存在着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凌乱、分裂和对立,它们常常忽视历史,或者寻求码民个体的主观解释,或者寻求一些制度、结构以及一些外在因素,或者把他们拼凑起来而未能实现理

收稿日期:2008-12-12

作者简介:龙欢(1978-),男,硕士,湖南新化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胡荣(1962-),男,博士,福建寿宁人,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整合。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试图寻求一种统一、有效的理论框架,对地下“六合彩”何以盛行提供一种更为整合、完满的解释。

##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理论分析框架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我们研究地下“六合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利器和分析框架。

1、关于场域,它“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它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sup>[1](P133-134,P145)</sup>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分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

2、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sup>[1](P177)</sup>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sup>[1](P24)</sup>这种逻辑是一种模糊的“前逻辑”、“前认知状态”。

3、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它以物质化形式或是‘肉体化’、身体化形式存在)”,<sup>[1](P304)</sup>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后来布迪厄又加上符号资本)。经济资本是由生产的不同因素、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所组成;“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与相互熟悉和认可的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持续关系网络的占有联系在一起,或者换句话说,是与一个群体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这个群体给予每个成员以集体拥有资本的支持,给予他们获取各种不同意义上的信誉(credit)的‘信任状’”;文化资本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实际上是一种信息资本(informational capital),其具体的存在形式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sup>[1](P161)</sup>

4、场域具有自身的动力机制。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sup>[1](P139)</sup>场域围绕一些特定资本展开,各主体通过各自的实践相互竞争、彼此争夺,加之结构与资本的不对称,使得场域充满了动力、活力和张力,并能实现自身动力机制的再生产。

概而言之,“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sup>[1](P17)</sup>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是相通的,一方面,个体在社会场域结构、历史文化和个人社会轨迹中生成惯习;另一方面,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同时,惯习又生成策略、指引实践,促使人们对场域内各种资本和利益进行争夺,进而维系或改变着场域。

### (二)研究方法

笔者以梅县作为调查地点。梅县地处湖南中部,辖区总面积3642平方公里,辖26个乡镇、2个国营林场、1个经济开发区,人口128万,其中农业人口116万,地貌属山丘盆地,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系国家级贫困县。

整个调查在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期间分多次进行,笔者与部分码民和个别庄家进行的深度访谈以及运用观察法所得记录是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而与部分码民的偶遇访谈也对本文贡献不小。

### 三、黑彩场域的结构

如同其它场域一样,黑彩场域同样是由各种位置以及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者构型构成的,每个主体根据其自身拥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对场域中各个位置进行占位,并以此寻求对核心资本的争夺。

#### (一)庄家

庄家是“黑彩”场域结构中最高一级的位置,在场域中居于支配地位。对庄家进行占位,首先是需要较强的经济资本,能够应对足够的赔付风险;其次,需要较强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发展下线,延揽“业务”,另一方面又得以规避政府的治理和制约。

#### (二)码民

码民是“黑彩”场域的主要位置之一,居于场域结构的底层。大多码民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非常有限。根据笔者自己的调查以及其他很多人的调查,<sup>[2][3][4][5]</sup>我们可以粗略地概括出对码民进行占位的三类主要群体:农村居民、小城镇居民和外来从业人员以及大中城市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

#### (三)写单人

写单人在“黑彩”场域中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位置,它起着上承庄家、下接码民的作用,是黑彩场域中仅次于码民的最庞大的群体。写单人多产生于码民之中,是码民所熟悉和相对信任的“黑彩”业务员。

需要指出的是,写单人和庄家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庄家有时也自己写单,写单人有时也把赌注隐而不报,自己或明或暗地做起了庄家。另外,中小庄家以及写单人实际上也是码民的一部分,他们自己也有着码民同样的惯习和行为。在本项研究中,笔者主要关注的也正是包括中小庄家以及写单人在内的广大码民的惯习与实践。

#### (四)码报商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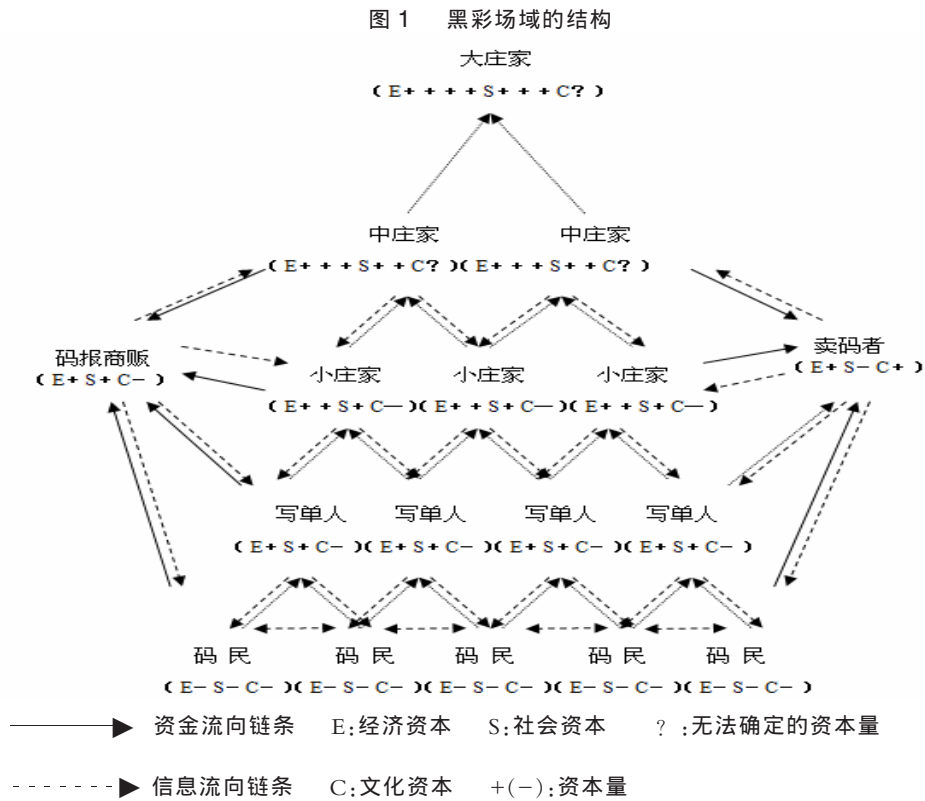
码报商贩在场域中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起着传播买码信息的重要作用,一般是通过直接的纸本批发或者网络、传真等方式复制码报信息,然后兜售给广大码民,从中牟利,常见的有《六合内部玄机》、《白小姐猜码》、《曾道人透码》、《彩霸王》等版本。对这一位置进行占位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 (五)卖码者

卖码者实际上就是买码信息诈骗者,他们在场域中居于一个推波助澜的位置,他们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制造各种骗局、陷阱,让很多码民深信特码是可以预知的,并因此而诈骗牟利。对这一位置占位所需的是一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不强。

我们可以用如下图形来直观地勾划黑彩场域中的这些位置和资本的具体分布: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黑彩场域的结构形式类似于一个松散交错的金字塔型。庄家在其中居于上层和支配的地位,并分成大小不等的层级。码报商贩和买码者则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而广大的码民则处于下层和被支配的地位,一般而言,他们的各类资本量最小。黑彩主体根据各自资本的结构和类型对这些位置分别进行占位。资金从广大码民开始沿着资金流向链逐级向上流去,码报商贩、卖码者也分享了其中一部分“利润”,因此,在黑彩场域结构中层级越高攫取的经济利益越多。而信息流向链告诉我们,买码信息通过码报商贩、卖码者传播到黑彩场域中的中庄家以下的各个主体,各个主体也相互进行传播。



#### 四、黑彩惯习的生成

黑彩惯习是黑彩主体(主要是指广大码民)对黑彩的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我们将分别从黑彩的相关事项来进行讨论。

##### (一)为什么买码

很多码民面对这样的问题常常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些说“买码又怎么了?”有些说“没事做,买着玩”,当然他们回答背后都隐藏着他们对发财赚钱的渴望,而一个健谈的码民在与一位当地医生的对话中做了如下总结:<sup>②</sup>

买码有四个好处,一是不会耽(误)工,我到下午做完事回来就可以买;二是可以一个人玩,我一个人看看码报,猜猜特码,也蛮有味,不像打牌,一定要一桌人(即四个人)才能打;三是随便好多钱我都可以买,我拿的准我就多买,拿不准我就少买;四是我说不定哪次撞得好(运气好)就发财了。

显然,这是一个精辟的概括——方便买、能发财、不误工、有趣味,这正是广大码民买码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很多相关的研究已经重复讨论的问题。我们更应该对上述答案背后的原因进行追问,如为什么码民认为会发财、有趣味等,这样才能深化对黑彩的本质认识,具体论述将在后文展开。

##### (二)特码是如何开出的

关于特码如何开出的问题,大多码民认为特码是人为控制了,当笔者告诉他们这是香港公开、公正、随机开出的,他们半信半疑,但仍然坚信开奖“不可能没有人在后面控制”,“摇奖都是假的,都是拿来你们看咯,要开什么早就定好了”,而对于到底是谁开出了特码,他们的看法又不尽一致,有的说“是白小姐开咯……那个49你们莫买……四月初九是白小姐她爹的祭日,所

以她一般不开”,也有的说“是香港马会开咯,他们拿些玄机来你们猜,白小姐和曾道人只不过是告诉你们去猜特码咯”。当然,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去预先参透或得知特码。

### (三)特码是如何预知的

码民深信特码是人为控制的,因此是有可能被泄漏或被预知的。他们要么空凭自己的感觉或者是听信他人的判断,要么便是在铺天盖地的码报、码书以及大量的六合彩网站和无数的买码电话短信中去“甄别”、“参悟”特码、单双、波色、大小等。科学和理性告诉我们,特码是完全随机、无从知晓的,这些形态各异的买码信息以及各种主观的感觉和判断是绝对虚假的,<sup>[6]</sup>但是对于缺乏文化资本以及反思意愿和能力的广大码民来说是很难去认识和接受这些,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或周边人的中奖经验。

### (四)买码之后

码民最关心买码之后是中了还是没中,而笔者关心的是他们在买码之后又是如何认识、评价和行动的。

#### 1、买中之后

码民在买中之后常常抱怨自己没有多下些注,对先前的买码信息要更加关注和相信,希望下期能更加大胆地下注,以便更多地发财,一个码民在买中之后如是说:“下次我完全不听别个咯了,自己看到是个什么就买什么,拿准了我就要多买一些。”

#### 2、不中之后

(1)谨慎、暂时的歇手。码民在买不中的情况下常常会如此,但是大多看到别人不时地轻松赚钱,自己也常常会不时地再试身手。(2)狂热之后的冷却退出。有些码民在狂热买码不中之后会不堪其负而退出,不再买码。(3)“积重难返”的无奈继续。部分码民在买码尝到甜头后又陷了进去,甚至负债买码,导致恶性循环。

广大的码民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下层,甚至是底层,结构的不平等导致他们在获取文化资本方面遭遇障碍和不公,而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广大码民对于黑彩的认识和分辨能力存在巨大的局限,于是黑彩就成了他们拼命想抓住的一根“暴富稻草”,同时也给他们相对单调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激情、期待和乐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造成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缺失,他们很难认识到,甚至很难去接受特码会是公正、随机开出的;社会长期未曾给予广大码民合法、有效的致富和上升的途径,如果不买码,“你要做别么咯,那你做一辈子也莫想发财!”这种“又没偷又没抢”、你情我愿的买码行为自然成了广大码民合情合理的、简单有效的致富途径;码民们在长期封建神秘和迷信文化的熏陶中信奉着牵强附会的暗示,而黑彩场域的情境也让他们丧失了对黑彩进行反思的能力和意愿,于是各种形态的传统与现代迷信在黑彩场域中不断演绎。

由上观之,黑彩惯习就是社会结构与历史在码民心智结构中的反映,它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和个人的社会轨迹以及黑彩场域中得以生成。黑彩惯习与社会结构的同源性,使得码民将黑彩看成是自然而然的、合情合理的,很难也很少去对它进行反思,他们长期沉浸其中,逐渐获得了一种前反思性的应对所处社会世界的一种“实践感”,在码民们设想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提供的社会感受性已经引导其行动了。<sup>[11](P22)</sup>

## 五、黑彩场域的逻辑

码民们在惯习的引导下产生策略,展开实践,这些实践遵循着一种布迪厄所称的“模糊的实

践逻辑”,同时也让黑彩场域充满了争斗和活力,客观上使得黑彩场域遵循一定的逻辑而得以生成、运行和延续。

### (一)基本的实践法则

黑彩主体在黑彩场域中遵循一些基本的实践法则,这些法则是黑彩场域生成和运行的基本条件。

#### 1、关系与信任的运用

邓燕华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详尽地揭示了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的根本保障。<sup>[7]</sup>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地下“六合彩”就是在信任中得以维系、在关系中得以延展。

#### 2、有限的妥协

在黑彩场域中虽然充满了对经济资本的争夺,但这种争夺并非是你死我活、不可回旋的,庄家和码民之间为了避免彼此之间负和博弈的恶果,常常会达成各种妥协,甚至在无奈之下还可以协商调整特码赔付比率。

#### 3、暴力的魅影

黑彩是非法的,是政府和法律所约束和打击的对象,它没有法律规则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很多争端最终会不时地诉诸暴力,以确保黑彩场域的游戏规则得以遵守。

### (二)黑彩运作方式的独特性

1、码民和写单人、写单人和中小庄家之间以及中小庄家和大庄家之间的联系单向、自愿、松散,这就使得黑彩的运行不会因为某些人或环节出现问题而受到太大的影响,也使得政府治理无法像其它非法活动那样能够顺藤摸瓜地进行有效的治理打击。

2、现代通讯、金融等工具的运用。在整个买码的过程中,买码报数大多是通过手机和电话实现的,一般的小额买码活动多是现金结算,而大额的付款结账和大宗的“业务”往来大多是通过银行转汇等现代金融工具来实现的,这就促进了地下“六合彩”的蔓延和盛行,使其更加难遭到遏制。

3、信息与地点隐秘、变动。黑彩主体十分注意保密事项,以免留下证据或者抓到现场,码民一般是打电话或者照面报数,彼此之间很少有书面的东西;另外就是庄家接单的地方经常变动,手机号码也不断地变换,以便更好地隐藏、保护自己。黑彩场域中,庄家和码民的这些策略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规避治理。

### (三)动力机制及其再生产

黑彩场域在历时数年而不消亡,除了它自主性的获得之外,自身的动力机制及其再生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 1、暴富的幻象

这些暴富的事例,在无数码民和庄家中间建构了一种暴富的幻象,与纯然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追求不同,码民们常常没有经济学的逻辑,对黑彩进行理性的估算、评价,他们对黑彩的投入是因为一种暴富的幻象,一种对黑彩游戏的心神投入,他们投入其中又被其牵着鼻子走。像前面那个健谈的码民所总结的买码好处那样,他们买码不完全是出于对金钱的理性追求,他们的很多举动更加类似于一种暴富幻象指引的游戏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暴富的幻象就是黑彩场域的原动力。

#### 2、位置的客观独立性

黑彩场域中的各种位置是客观存在的,拥有特定资本类型和数量的人将分别去占据相应的位置。这些位置不因占位者的退出而消失,其他具有相同的资本结构和数量的人会对这些位置重新占位。

### 3. 结构与资本的不对称性

黑彩场域的结构形式类似于一个松散交错的金字塔型,庄家在其中居于上层和支配的地位,写单人出于承接的中间位置,而广大的码民则处于下层和被支配的地位。码民千方百计想通过买码赚钱发财,新码民进来很投入,希望能够立即发财,买码赚了钱的人希望能赚更多的钱;买码赔了本的又希望能够通过买码翻本赚钱,写单人和庄家希望买码的越多越好,他们千方百计地让更多的人买码,让买码的人买得更多。虽然庄家、写单人、码民等在结构上存在鸿沟与距离,资本力量也不对称,但他们却都在彼此认可的既定结构和规则中努力寻求对经济利益的“有序”争夺,这就使得黑彩场域充满了动力、活力与张力,动力机制也由此实现着生产和再生产。

## 六、结语

在场域理论的视域中,黑彩主体的惯习,即他们对地下“六合彩”的知觉、评价和行动,是社会结构在他们心智结构中的反映,也正是这种惯习让他们对地下“六合彩”趋之若鹜;黑彩主体在这种惯习的指引下遵循一种“模糊的实践逻辑”而展开各种实践,进而维系着黑彩场域的运行,实现自身动力机制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就使得地下“六合彩”能够“长盛不衰”、历经数年而未见消亡。场域的终结需要惯习的改变以及动力机制的丧失,而当它们深深植根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土壤没有完全消失时,它就会以其它状态、其它形式而继续存在。

### 注释:

- ①本文将购买地下“六合彩”称为买码,将买码的人们称为码民,以此与合法彩民相区分。
- ②本文综合整理出来的访谈材料以故事的方式陈述,其它为访谈原话。

### 参考文献:

- [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2]李继宏.关于潮汕地区外围彩问题的调查[J].广东社会科学,2002(3).
- [3]钟祥虎,陈世海,邱秀娟.六合彩赌博现象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2004(6).
- [4]甘满堂.大学生与六合彩——以福州大学生为调查对象[J].青年研究,2004(3).
- [5]冯建华,周林刚.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村地下“六合彩”[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 [6]曾为民.地下“六合彩”揭密[M].民族出版社,2004.
- [7]邓燕华.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J].社会,2006(1).

[责任编辑 张义祯]